



王海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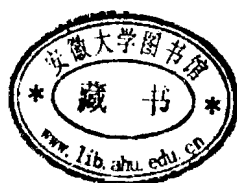
新恋爱
时代

作家出版社

王海鸰
著

新戀愛時代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恋爱时代/王海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 - 7 - 5063 - 6698 - 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2882 号

新恋爱时代

作 者: 王海鸰

统筹策划: 朱 燕 汉 睿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98 - 4

定 价: 29.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0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2

第八章

97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22

第十一章

133

第十二章

146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88

第十六章

203

第十七章

218

第十八章

232

第十九章

249

第一章

惠涓开车接女儿，前方路边榆叶梅盛装现出，一枝压一枝一树接一树的红粉，娇滴滴肥嘟嘟，裸着，炫着，美着，可惜，它只十几天活头；女孩儿常被用花做比，美如花，美得短也如。想到这个惠涓心就慌：女儿二十三了，连个起码的恋爱对象都没有；还不能说，一说准说：“急什么，我才二十三！”才二十三？要是男孩子，还可说“才”；女孩子，只能是“都”！

——惠涓伤春了，为女儿伤。

这天是星期天，女儿在公司加班。事先跟她说请个假不要去了，你一个实习生，多你不多少你不少；如果没事，该去去，但你有事，事很重要。女儿不听，她心里公司更重。那公司不错，是家有一定规模的投行，现如今学金融女生的励志口号就是：上得投行，下得厨房。一个在校本科生能进这样的公司实习，毕业后如能够留下，自是好事；但跟惠涓安排的事比，不能比。

惠涓为女儿物色了一个优秀男青年，人托人人又托人，争取到今天的见面机会；见面时长都有限定，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对此惠涓有过看法，感情这事儿，合则谈，不合散，用得着限什么定吗？矫情！但她很快放下不满从积极方面进行了思考：这正说明人家优秀啊，不优秀敢限定吗？不优秀只配被限定。虽说女儿目前也在被限定之列，但，一旦两人见上了面，谁限定谁就难说喽。

女儿生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与俗意的美不同，她美而浑然不觉。

这不觉并非不知，从小被人夸到大怎会不知？是不在意。她只在意她在意的事，像她父亲。曾经惠涓因之窃喜：自觉其美的女孩儿心难静，心不静学习好不了。女儿学习好，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一路上下来，没用人操心。但渐渐，惠涓发觉不妙。年少时一心一意读书，是对的；都二十多了还这副除了学习就是工作别的不管不问的架势，是不对的。男人可以，男人有事业就有一切；女人不行，世界对女人的永恒要求是貌。事业可能随着年龄长，容貌只能随着年龄褪。

相亲事于周五定下，当天下班进家就跟女儿说，直说到今天早晨。语重心长苦口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了各种的方式。文艺的：春天是恋爱的季节；通俗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庸俗的：明年二十四后年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就往三十上鼓，女孩子值钱的好时候就这么几年，这几年抓不住，要么，剩在家里，要么，降价甩卖！

不听！

后来丈夫出面调停，才算打破僵局：女儿还是去公司加班，到下午结束不了，请两小时假，来回路上一小时，相亲一小时。为确保实施，惠涓开车接送。

惠涓比约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走前从女儿书柜拿了本书，用来打发等待时间，却忘戴花镜。眯细眼吃力地看了一个小段儿，累得放下。从前她视力多么好啊，再小的字，只要有亮，就看得清，那时节恍若昨日。合上酸涩的眼，默念着刚才书中的话——“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心有戚戚。待会儿女儿来，拣适当时候——就路过榆叶梅的时候——把这话说给她听。

惠涓不文艺不小资，岂止是“不”，相当排斥，如果不说鄙视；可是，女儿文艺女儿小资，做母亲的就得把自己的好恶放到一边。为能跟女儿有共同语言，看书拣女儿喜欢的书看，说话用女儿喜欢的风格说，比如“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比如“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一心一意跟女儿交朋友。自己做女儿时，儿女得巴结着父母，轮到自己做母亲，乾坤倒转，父母得巴结儿女了，也算是一种生不逢时。常常，下班

到家忙完洗完上床，还得强睁睡眼看两页女儿看过或正看的书，什么“我已开始了长年的迷途，生之命题封锁我，觥筹交错的知识酒杯灌醉我，爱与欲的逻辑困惑我，生活的桩木打倒我……”木桩就木桩吧，非得“桩木”，世上就有那么些人专门不好好说话。这种字儿想看下去，除得有颗母亲的心，还需毅力，堪如哪本书说的，人为和猴子打成一片，得去模仿猴子。

咋，车门打开，女儿进来，脸绷着，嘴闭着，连个起码的招呼都不打。惠涓很生气，但决计不计较。同意相亲已是进步——已是让步；她让一步，你就得让出相应的一步，不如此不能维持和平，不和平不利于相亲大局。

惠涓挂挡，倒车，前驶，车在静默中行。小空间两个人的静默，于僵持中对抗，较量催生着愤怒，时间越长怒火越旺，火山般积蓄爆发的能量。惠涓忍了再忍，忍无可忍：相亲不是目的，相成了才是，以她眼下的这个心态这副尊容，不可能相成，相不成不相，说得说清！在火山即将爆发一刻，车拐弯，榆叶梅蓦然再现，花树花河丰饶咆哮，正当谢幕前。惠涓立时心软。

“小可，”——女儿名唤小可——“看！榆叶梅！太漂亮了，啧啧！”声音欢快，仿佛什么事没有。小可不为所惑，不理不睬，眼珠子都不动。惠涓坚持冷静：“小可，别人跟你说话，你总得给点反应吧？”她哼：“您想要什么样的反应？”惠涓火山爆发：“你到底想干什么？给台阶不下！还挑衅！”没想她火更大：“您到底想干什么！说过上班时间别打我电话，非打！”

惠涓消了气，原来她闹别扭不为相亲，为这。惠涓到后先发的短信，没接到回复才打的电话。说自己到了，问请假了吗，总共没两分钟就挂了，有什么嘛，她明摆着借题发挥。不过也好，你借题发挥，我就就事论事。

“怎么，给你造成不好影响了吗？”惠涓问，带出点关心和歉意。

“是的是的是的！您来电话时陈佳在我旁边！”她嚷。陈佳是小可的

领导和人生榜样，二十七岁的部门经理，年薪六十万，能干、漂亮。

当时小可正干活。把复印好的文件按页码好分作七份，分完，逐份检查，确保没有错页缺页残页，再行装订。到公司来她大多做的是这类没知识含量的事情，每次做都同第一次做般认真，带一种虔诚的执着，进投行工作是她和很多同学的梦想。如今的中国很像几十年前的美国，经济、金融类专业成为学生们的最热首选；投行又是这些人学成后的最热首选，致使投行门槛直线上升，想进先得出身名门。国内清华北大、美国常春藤、英国牛津剑桥、日本东大……小可就读人大；若是人大财经学院也好，她不是。硬件不行软件补，做事先做人。她的努力很快见效，懂事、踏实、认真，是上下对她的一致评价。

确定文件没错，小可装订，项目组开会等着用，实习老师电话催两回了。本该开会前弄完，一位钱姓老师头痛，差她去买布洛芬把时间耽误了。七份文件订好，最后拿过拆散的原始文件。那文件是借的，实习老师一再叮嘱不要弄丢不要弄脏不要出错。再次一页一页数过没有问题，拢好，在桌上踱一踱齐，预备装订时妈妈电话打来——公司规定手机24小时开机——接完电话刚挂，陈佳声音在脑后响起。女中音，带点磁性；那声音也使小可倾倒，她自己是扁平的娃娃音。那声音说：“文件急等着用。请抓点紧。上班时间不要打私人电话。弄完直接送三号会议室。”一个惊叹号没用，还用了“请”，外人听来又和气又客气，但在当事人小可耳朵里，如同雷鸣。

小可连道“好的陈总”，手下加紧动作，动作幅度很大，带着点不由自主的夸张：右掌高高抬起，对准订书机用力砸下……锥心的锐痛从左手传来，疼得她尖叫出声，定睛看，砸下的订书钉在她左手食指的肉里——刚才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身后陈佳身上，对手中做着的事情根本视而不见——把订书钉从肉中拔起，鲜血登出，陈佳随之发出一声尖叫。

瞬时，小可感到了温暖，暖得疼都不那么疼了，那是一种带有亲近亲切味道的温暖。没想到陈总也会尖叫，没想到陈总其实也是一个女孩儿，会害怕，会受到惊吓。她要对她说，自己这伤看着吓人，其实没事

儿，使劲把血挤挤，注意别感染，两三天即可愈合。

没想陈佳先她开口，说的是：“小心别搞脏了文件！”话到手到迅雷不及掩耳将那份宝贵文件从小可手底下抽出，几乎同时，小可伤指鲜血滴落，正落到刚才文件所在的地方。

那一刻，小可冰冻般凝固，几秒钟后，一言不发转身走开，边走边往下坠——她不该走，她应该拿上文件送三号会议室——陈佳在身后看她，她感觉到了那目光的力度——心里头明明白白，却就是走，越走越快，她被突如其来的深刻失望攫住，无法自控。

.....

跟妈妈说了事情经过，三言两语，只说经过不说心情。心情没能厘清：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失望？

惠涓相当不以为然——没听说哪个领导会为这么点小事把人开了，但不能说，说了势必又是新一轮的争执对抗，没必要没意义，更重要的，没时间，再过两个红绿灯到相亲地点，得在这之前调整好女儿心情。先检讨：“都怪我，不该上班时间打你电话。”放低姿态才能消除敌意。再解释：“主要是咱们要见的那个男孩儿各方面条件太好了，要不我不会那么急。”

小可叹口气：“妈以后您千万别给我张罗了，张罗了我也不来，这是最后一次。”

惠涓一语双关：“最后一次！”

相亲地点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约好到后电话联系。下车后惠涓刚从包里掏出手机，铃声响，是沈画。

沈画是惠涓二姐的女儿。惠涓姊妹三个，二姐命最不好，嫁了个没本事的男人，一辈子窝在东北的偏远小镇，生活平淡乏善可陈，惟一能拿出来一说的，是这个女儿。那女孩儿漂亮，漂亮得光芒四射咄咄逼人，和她的漂亮一比，小可的美只能算端正。自古红颜多心高，沈画不甘像父母那样蝼蚁般活着，一心到北京打拼，上海广州都不考虑。不能不说，她是对的，纵观全中国，能让美色发挥出最大光和热的，当属北

京了。二姐说沈画到北京后工作没落实前，得先在惠涓家住一段，惠涓满口答应。家里三口人四大间房呢，临时周转个人全无问题。昨晚二姐来电话说沈画今天到，看来这是到了。

果然是到了。但是呢，不住小姨家了。问为什么，说不想给小姨添麻烦。惠涓直觉这不是理由，当下追问，她不放心。年轻女孩儿，头回来北京，关键是，长那么扎眼，万一出事呢？真出事跟她妈没法交待。二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一答一问，一旁小可等得不耐烦，抬腿往咖啡厅走，惠涓赶紧抽出嘴来问：“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我看到他了。”她手一指。

惠涓朝小可指的方向看，也看到了：灰蓝休闲西装，眼前放一个笔记本电脑——都是事先约定的——坐靠窗的咖啡座上。从她们这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脸，那侧脸轮廓清晰流畅刚而不硬，比照片还好看。照片惠涓让小可看过，小可否认照片中人的帅，却说，不能以照片取人，现如今只要想，谁都能成为照片上的美女帅哥。这观点惠涓认同，但说：“男的长得不讨厌就行，有本事就行。”说归说，心里也犯嘀咕，才貌双全到底好些，男女都一样。而今看到真人，心下踏实许多，边跟沈画说话边向青年所在窗口对着的路边迂回，路边有棵白杨，目测树干粗细刚好够她容身，使她能观察到里面而不被发现。

小可踏上咖啡厅台阶，厅门大敞，春光由大门长驱直入铺满吧台，一大蓬雪白百合花在吧台的春光中怒放，小可心情越发忧郁。进门时停一下，扭脸检视门玻璃映出的自己：大致过得去，细节不清楚，玻璃毕竟不是镜子；即使看得清楚又能怎样？只能这样。进大门右拐，心竟有些惴惴。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相亲，之前被妈妈逼着相过三次，每次都是素颜素衣去，满不在乎回。去就是目的，就完成了任务，她是为妈妈去，是孝。这次感觉异样，头一回，她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曾经，小可一心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深信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最可靠的伴侣是强大的自己”。到今天前，她一直努力地在这条路上走，向着既定目标心无旁骛。而今，那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变得可疑。来的路上她苦苦地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绝不是为工作间接打私人电话被陈佳批评了，恰恰相反，她乐于被陈佳批评。实习老师说，如果陈总哪天看你出了错却说都不说，证明她对你失望了，你最好是赶紧找下家走人，陈总只批评她认为值得她批评的人，换句话说，她只对她看重的人严格，越看重，越严格。是在车拐进咖啡厅停车场的一刻，小可醍醐灌顶般参出了个中缘由：严格不等于冷酷。

一直以来，在她心底，陈佳不仅是她的领导和榜样，还是知己。当初应聘，第一轮简历阶段她被淘汰。想来的人太多，都想通过实习留下，跟那些人就读的学校学历比，小可出身寒微学历低下。正是陈佳——她对筛选出的简历不满意，要求看投来的全部简历——把小可拣了回来。小可的第二外语是日语，一级，最高级，这一点吸引了陈佳。能把第二外语学到这程度的人少，除了有兴趣，还得有能力，这两点都为陈佳看重。面试时陈佳对小可说了四句话：日语一级，很不简单。公司有对日业务，刚走了个人。注重细节，做事先做人。欢迎你来南实证券。四句话句句都是重点：认可。前景。方法。期待。

陈总欣赏她看重她，她惟以十倍的努力响应，胸怀“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情投入每天的工作，复印、录入、订餐、送取快件……桩桩件件，别人看来简单枯燥，她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时与同期实习的同学聊起，得知他们在别处做的事同她在南实证券相仿，但心情相反，沮丧茫然。

是激情赋予了同样工作以不同感受，是陈佳赋予了小可激情。每天迎着朝阳向公司走，小可心儿朝阳般雀跃明亮：她又将在陈总注视下开始新的一天，自己的点点滴滴都会为她看到、欣赏，她愿一直跟着她，忠实于她，向她学习，让自己的未来像她那样辉煌。

紧急关头陈佳的本能选择向小可揭示出真实的现实：陈佳于她没有丝毫的别样情感，她曾为之着迷沉醉的那一切，全是她一厢情愿的诗化。在陈佳那里，她只是南实证券的一个零部件一颗螺丝钉，能用时，用；

不能用时，扔。面对这样的真实，小可的沮丧茫然不亚于她的同学。还不如，同学好歹始终清醒，不像她，身为名牌大学高材生竟能对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心满意足激情迸发，打了鸡血似的。

妈妈接沈画电话时，小可站一边百无聊赖四顾，目光从咖啡厅大落地窗扫过，看到了他：灰蓝休闲西装，笔记本电脑，侧脸轮廓清晰流畅刚而不硬……那一刻，她心突地跳了一下。

小可往他所在的咖啡座走，越近，心跳越凶。他各方面条件出色，是每个神经正常女孩子的恋爱、结婚对象；妈妈一直说女孩子的好时候就这么几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她嫌妈妈庸俗，此刻，察觉到自己的幼稚。此刻的小可如同一只一直向着既定目标奋力飞翔的小鸟，突然间发现目标没了，惊慌失措下感到筋疲力尽、心灰意冷，方才想到，她还应当有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这大树枝繁叶茂，允许她藏身歇息，给她安全温暖，为她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

他一直对着打开的电脑看，没有抬头，她都走到桌旁站住了，仍不抬头。小可没想到会是这样，杵在那里不知往下该怎么进行。

他看什么呢，那么专注？身边站了个人都没感觉。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工作上的事。成功男人都忙，不忙成功不了。他身后隔壁几个男女在高谈阔论，时而爆发出狂浪大笑，他充耳不闻，双目微垂，全身心凝定，只右手食指时而轻动向下拉屏，如入无人之境。不消说，此刻，让他坐到这里的那件事情全然不在他的心里——会不会，从来就不在他心里？他来相亲只为应付家里应付差事，一如从前的她！念及此小可一凛，定睛再看时果然发现问题：他西服质地不错，但皱了，该换没换；他脸的正面同侧面一样完美，但胡子拉碴，该刮没刮；头发也乱，没梳……同为应付差事，他不如她，他连起码的尊重都不肯给！

从前，这件事上，小可认为障碍只在自己。从小学一年级就有男生追求了，给她写小纸条，说“我喜欢你”——“喜欢”不会写用拼音代替。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来，追求者众。谈过几个，不了了之，都是到一定阶段后就不耐烦，不耐烦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肤浅幼稚。妈妈说她太过

挑剔，她承认；认为只要自己肯包容能接受，一切迎刃而解，这会儿想想，真是讽刺。

小可决定走，马上走。走前本能看窗外一眼，果不其然，与妈妈目光“当”地撞上，她叹息着想，要么把相亲程序走完，要么被妈妈唠叨至死，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好。”她对他招呼。

他被惊着了似的抬起头，目光茫然看她，带着询问。小可为这目光刺伤：都这时候了，他都没想起她是谁，或者说，没想起他来这儿的目的——无所谓了！

小可走进去，坐下来，从容镇定，无欲则刚。

“我是邓小可。”坐下，她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其时心中尚怀一线希望，希望他听到这名字能够恍然、歉然，最好接下来还有——欣然。没有，仍是只有茫然。小可心生一丝痛楚：这个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怀着对温情的渴望走近的男生，与她无关。

要能大哭一场该多好，让今天遭遇的各种失望、失落、失意随着泪水痛快地流泻排放，可她不能。努力张大眼睛把涌出的眼泪含住，咽下，这让她足有一分钟没办法说话。他的神情中现出诧异——只有诧异——那诧异让小可心彻底变冷，冷硬、冷静：他对他的温情渴望不过是由于软弱，她软弱不过是由于期待的落空，她那期待原本就是个错误——人都会犯错误，但不能为错误打垮！

小可看一眼他打开着的电脑，微微一笑：“正忙着？”

他点头，明确地，毫不踌躇地。

小可没想到，呆住。

她当然知道他忙，她那样问只为找句话说，两个陌生人在一块儿不找话没话。身为男生你不主动找话说也就罢了，出于礼貌答一句“不忙”是起码的吧？他不，他连假装绅士一下都不肯。他怕什么呢？怕说了“不忙”她就会给棒槌当针（真）纠缠他骚扰他耽误他时间吗？他时间实在太宝贵了，他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好到了不论他怎样傲慢慢慢姑娘们都会

成群结队前仆后继。可惜啊，“龙生九种种有别”，这世上既有苍蝇嗜血般爱你的好条件的姑娘，就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女孩儿！

小可讨厌相亲，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才”二十三，她讨厌的正是这种惟条件为上的俗气、势利——他太高估自己的魅力了，太低估别人的追求了！耻辱化作怒火燃烧，全身心挛缩颤抖包括面部，她支起两肘使两手托腮，以指按住震跳的眼肌，说：“很好，我也忙，非常忙。那咱就谁也别耽误谁了，直着说？”用了问号，为礼貌用。她要以始终如一的礼貌昭显对方的无礼，表明二人的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她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跟你一样，不想来相这个亲。但跟你又不一样，我是我妈押着来的，她在外面。”头朝窗外一摆，他扭脸去看，她看着他：“看到了吧？杨树后头那女的……所以，我得假装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得耽误你一点点时间，对不起啊。”

他回过脸来时目光明显活泛多了，显然，确定了没有威胁后感到放心了，放心后就愿意遵循做人的基本常识了，接着她的话也找了句话说：“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亲呢？”

“没兴趣！”她干脆道，心里头痛快些了，“我现在很忙，要写毕业论文要实习要找工作，千头万绪。简单说，正处于人生最关键的爬坡期！别的，不予考虑！”

他笑了笑，问：“你们不是说，找个好老公，少奋斗多少多少年吗？”

“哈！”小可也笑，冷笑，她对他的判断果然没错。一字字地，她告诉他：“没有‘我们’，只有她们。”

他眨眨巴巴眼：“什么意思？”这一次不是没话找话，是真没明白。

小可很乐意回答他：“意思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人！”说着起身：“接着忙你的吧，不打搅！”向外走。

他没想到，忙跟着站起，于是乎，小可看到了他西服右下襟的一块黄色斑迹，当即不假思索站住，正面向他，边用力上上下下打量，边一字一顿道：“给你提个醒？下次你相亲的话，请一定收拾好点再来。就算你跟我一样是家里逼着来的，就算你根本没打算同意这事，但是，该对

对方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转身走。

他叫：“哎请稍等——”

她看他，看他有什么话可说。他没能说成，刚要开口时被一个不期而至的人给打断。那人在他们桌头位置站定，先客气地冲他点下头，而后扭脸直视小可：“是邓小可吗？”

小可愣住，旋即，注意到对方的灰蓝西服手提电脑，继而，恍然大悟：“你是——”

那人不待她说完，笃定一点头：“对，我是。”言毕，冲小可对面方向又那样一点头：“他不是。”而后，对着窗外再一点头：“我刚才跟阿姨通过话对上号了。”

小可看窗外。目光甫一过去，便被在窗外不远处焦急等待的妈妈接住，即刻冲她连比划带说，听不到说什么，也用不着听。

真是闹剧啊！

“我们去那边坐，小可？”相亲对象说，去掉姓氏直呼名字，露骨地表达着喜爱。

这单方面的强行表达让人肉麻、生厌，还得跟他把程序走完，好歹最后一次。小可低头拿包，座位上没包，包在车里。抬头走时余光瞥到了对面那人，他正在看她、看他们，脸上是饶有兴趣的好奇和事不关己的淡漠，如同看热闹的路人，小可突然间恼怒，冲他低吼：“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愣一下后方才明白，正色道：“我没有机会说，你想想！”

小可哑然，怒火窝心无可宣泄，霍地，转过身去面朝她的相亲对象：“对不起，我还有事！刚才，我把该对你说的话都对他说了！”转而对他一点头：“麻烦请替我转达！”扬长离去，扔下两个穿灰蓝西装的男人面面相觑。

两个男人长得一点不像，却奇怪地都与照片有相似之处。那照片经过了高手的PS已达PS最高境界：比真人好看了很多，却不失真。

第二章